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蜃樓志
第八回 申觀察遇恩復職 蘇佔村聞劫亡身

仕途何用苦排擠，自有凌空照夜犀。
新遷官職唐觀察，舊著山川越會稽。
老我封疆慣傳舍，一琴一鶴過江西。
恩怨由來刻骨深，百年身世要捫心。
桃蟲有力飛難制，蜂蠆無情毒不禁。
苞竹已教從楚炬，洞房那復擁香衾。
可憐枉死陶朱子，碧海茫茫自古今。

話說蘇笑官自與小喬分別回去，心頭那裏放得下，奈父親嚴厲，不許他進城，只得叫家人暗暗打聽。後來曉得已經送去，自然流淚傷心，幸得海關未曾試出破綻，卻還自己寬慰。因端節著人進城中去各家送禮，回來說：「學裏老爺于十三日合學月課，務必請相公走走。」笑官稟過父親，萬魁道：「這個極該前去。這十八日不是廣糧申公的生日麼，你須備禮進去拜賀，並問你先生有無音信寄來，一直至十九日回來罷。只是不要又去叨擾親友，就住在自己宅裏也好。枋柑蘇興經手的賬目，你也不小了，來年替你娶親，這家中便是你的事，我也勞碌不來。」笑官答應了。

十三日清早進城，月課已畢，便到溫家探望，宿過一宵。

史氏提起施家的話，笑官覺得同病相憐，就有個替他填補的意思，卻未曾說出口。明日飯後，坐轎回豪賢街舊宅而來，到門前下轎，聽得對門哭聲惶慘，便問門上道：「這對面向來無人居住，如何有此哭聲？」那門上小子名喚阿旺，稟道：「是新搬來的施家，向來是當海關口書的。因這施口書被海關逼勒自盡，家中沒有棺木，要賣女兒，一時又無主顧，母子哭了好半天了。大相公做些好事罷。」笑官道：「你不曉得，他與我們有親，快過去說，我去探望。」那小子去了，笑官也便踱將過去。

見有一間門面，裏頭大約不過三間，甚不成模樣。早施延年接將出來，笑官執手慰問，便請他母親相見。笑官敘了一番親情，他母子訴了一番苦楚。笑官便吩咐阿旺去問蘇興要三百花錢，並著他尋一口好些的棺木，即刻就來。這史氏便拽了兒子、女兒，一同拜謝，笑官一一扶起，也不覺的淌下淚來。又見小霞雖則淚容憔悴，卻是哀豔動人，笑官因觸著心事，惑痛之餘，不大留意。須臾，銀子取到，交與延年。延年謝了，即央蘇邦置辦一切。笑官說道：「昨晚在敝獄處，他家還未知凶問，也須送一信去。」即叫蘇邦撥幾個人過來伺候，自己卻告辭回去。

想起海關怨毒，未免又傷感一回。

不多時，只見春才走到，因他母親得信之後，叫他同家人過來探問，又送了兩擔米、十兩銀子過來。兩人相見，春才道：「那邊不是人住的地方，可惜我那霞妹妹，斃死了，叫他搬到這裏來住罷。」笑官道：「人家有了喪事，不是頑意兒的時候。」春才道：「我有一句話問你，你又是同窗，又是妹丈，須要教導我纔好。」笑官道：「什麼事？」春才道：「我聽得我媽說，明年替我娶媳婦。我想，一個陌生人有什麼好頑，我心上很不願意，他們已經說妥了。這第一天怎麼一個法兒？」笑官道：「這也沒甚法兒，只要同他睡覺就是了。」春才道：「你不肯教我罷了，怎說混話？我見人家生男子、生女兒是怎樣的？」笑官道：「你同他睡了，他自然會教給你，不要別人教的。」春才道：「原來妻子又是一個先生！只是我家馨姐姐，嫁了兩個多月了，還沒有生出什麼來，難道他就不會做先生的麼？」

笑官笑道：「這個連我也不曉得了。」這裏正在閑話，蘇邦稟道：「那邊一切都辦妥了，施相公說，沒有寄放靈柩之處，還求大相公指點一個地方。」笑官道：「城外指月庵是我們的家庵，叫人先去說一聲，就寄放那邊罷。」又喚蘇興吩咐道：「十八日是申大老爺壽誕，你曉得，申大老爺是不要十分豐盛的，須要酌量備一份賀禮。」蘇興答應了。

笑官留春才住了一夜，明日又到施家。早已成殮停妥，一家子都穿著孝衣孝巾。笑官同春才備了吊禮，拜奠一番。可笑那施材，非無許多朋友交情，這日開喪，剛剛只得兩人吊奠，其餘都是幫吃飯的鄰居，草草的出城安頓。回家之後，春才已經回去，笑官又過去安慰一番，因見房子窄小，請房東進來，叫他再騰出兩間，房錢問蘇興支取，又拿二百銀子為他們日用之費，這三人的感激自不必說。

到了十七晚上，延年備了酒席，請笑官過去申謝。先是史氏拜倒，延年、小霞也都跪著，慌得笑官也忙跪倒，平磕了頭，然後入席。史氏請笑官上坐，延年主位相陪，自己關席，小霞執壺勸飲。酒過三巡，史氏說道：「先夫在日，相交的朋友頗多，不料禍到臨頭，並無一人照應，只有溫姐夫借了二百銀子。

先夫自經之後，殯殮無計，只得欲將此女賣了，葬他父親。承大相公格外施仁，歿存均感。願將此女奉為婢妾以報厚恩，望相公俯納。」笑官道：「姨母這話，只怕太重了。不要說你我親情，理該照應；就是陌路旁人，見了此等傷心之事，也要幫補些。只是小侄進城遲了幾天，送了姨丈的性命，已經抱愧，何敢言恩？表姐閨閣名媛，豈可勒為妾媵？這事斷不敢領命！」

史氏道：「此是老身肺腑之言。小女雖然醜陋，也還認得幾字，相公若使喚他，未必至于倒捧筆硯。」延年道：「小弟向來遊蕩，因受了此番景況，纔見人心。妹子得進蘇門，自然終身有靠，倘若執意不收，我母子三人豈不原是活活餓死？」笑官道：「但且放心，雖則小弟未知日後如何，目下自當照應，只是親事斷難從命。」說畢，即起身告別。母子再三挽留，小霞紅著臉，執壺斟酒遞上，笑官只得立飲三杯而去。又叫人送了許多米炭吃用之物過來。

看官聽說，笑官風流年少，難道不愛著小霞？只因此番周濟，出于一片惻隱之心，並無私念，不忍收他，況他與小喬的一段情腸還未割斷，這都是笑官的好處。只是施家母子放不下笑官，那小霞素曉蕙若的性情，也十分情願。

笑官到了次日，進廣糧廳祝壽，申公因他是兒子的同窗、匠山的親戚，而且笑官又非惹厭之人，所以十分優待，他的禮全數收了，回敬了十匣湖筆、百幅松箋、十匣徽墨、一部詩稿，又說：「匠山一路平安，在南昌有信寄來，順候令尊，刻下想已到家了。世兄得便不時進來走走。近得京中來信，我大約不能久任于此，以後就會少離多了。」笑官應諾，稟辭回去。

因無甚事，即日出城回家。將申公所送之物呈上父親，稟明申公說話，又告訴施家之事：「因見他同我們一樣受累，所以幫助他些，他要將女兒送與孩兒，是孩兒已經回絕的了。」

萬魁大悅，道：「我只說你年小，還懂得不得事，這幾件卻辦得很是，將來守了李先生之訓，成我之志，便是你一生受用。」

正是：

失足回頭晚益難，人情滄海任君看。

榮枯得失何須計，自有天公算一盤。

再說申別駕原是翰林外補，觀察降調，內裏與他不合的宰臣姓冲名抑，本是微員，一言契合，二年中升至中極殿大學士之職。他受這等恩遇，就該竭力報效才是，不料大權在手，黜陟自由，睚眦必報，婪嬖舞弊，軸負聖朝，擢發難數。各大臣箝口不言，還賴皇上聖明，赫然震怒，抄籍賜死，妻子戍邊。

依在下的村兒，那冲抑一生干沒，半刻消亡，落得個財命兩失，就算是天理國法昭彰，分毫不爽的了。可笑那班科道，平時不見風力，到了冲抑賜死之後，拿著一張綿紙搓就的弓、燈心做好的箭，左手如抱嬰兒，右手似托泰山，對著那死虎亂射，說有什麼依附的小妖，又說有什麼伏戎的餘莽，乞亟賜誅殛，以彰公道。幸聖恩寬大，將所抄一切趨奉乞憐、送禮饋銀的書稟付之祝融，教

這些內外大小僚，慚于心而不慚于面，無非要他改過自新，勉圖報稱的意思。內有一個湖廣道監察御史，姓高名鳳，從前也曾參過老冲，此時他偏不肯亂道，上了一疏，卻與眾不同：湖廣道監察御史臣高鳳為奏聞事：臣聞，刑賞明而天下勤，善惡別而公道彰，此五刑、五用、五服、五章，所以並著于《虞書》也。伏見皇上乾綱獨運，一怒安民，罷冲抑而賜之死，籍其家而戍其孥。從惡之尤者，並賜斥革；附惡之次者，豚令自新。聖謨獨斷，刑期無刑，臣職忝諫臺，不勝欣躍，特是冲抑既已伏軻，而從前觸其怒而革職、違其指而降調者，未蒙恩復，臣竊傷之。夫一夫不獲，恐傷仁聖之明，況眾譽攸歸，宜錫褒崇之典。伏乞詔部核，奏請施行。

奉旨，這御史所奏是，

該部核實具奏。已故者賜銜賜諡，其現在革職降調者，以原官擢用。

此旨一下，這廣糧通判申晉，放了浙江金衢嚴兵備道。朝報到了廣東，各官都至糧廳道喜。

此時八月初旬，那蘇吉士進城伺候鄉試，得了此信，連忙進署恭賀。申公待茶送出，又告訴他道：「這裏還有經手事件，大約十月纔可起身，爾時還要到府一敘。」吉士謝了出來。

轉瞬三場已畢，那溫家備酒接場，延年又請晚敘。原來，他母親因受恩深重，必欲以小霞送他。與延年商議，延年道：「我見他屢次偷看我霞妹，心上未必不願依，只是礙了親情，怕干物議。如今趁他在此，留他飲醉，叫妹子去打動他，但不知妹子肯否？」史氏對小霞道：「這是你終身大事，你須自己拿定主意；不是我叫你無恥，不過要你報恩，而且我母子將來有傍。」小霞道：「女孩兒家羞人答答的，教我怎樣？他不收我，我只永世不嫁人就是了。」史氏道：「不是這等說，我原不要你怎樣，不過叫你伏侍他。」小霞道：「這伏侍原是應分的。」主意已定，即沽了上好的紹興酒，整備精潔饌饌，待他晚上回來。

這笑官在岳家飲酒，已是半酣的光景。傍晚辭回，延年母子早已恭候多時，擁了進去，就在這後邊兩間，小霞臥房外，點了燭，熏了香，恭恭敬敬的請笑官坐下。史氏道：「大相公曉得，我們小人家備不出什麼酒菜，先到那好的人家去了。只是這裏所有，雖然都是大相公的，難為我們一片誠心。」笑官道：「姨母怎說此話，自當盡量痛飲。姐姐呢？」史氏道：「這裏只有一個小丫頭，沒有動得手的人，我叫他自已上灶，雖沒甚菜，也還乾淨些。」笑官道：「這個越發不當了，停一日，我叫人尋一個會動手的老媽子來。」史氏謝了。母子二人殷勤遞酒，史氏又替笑官寬了衣服。

一會兒菜已上齊，那小霞穿著一身素服，越顯得粉面油頭。

來至席前，吉士即忙立起，史氏捺住了說道：「大相公正在這裏贊你手段，你來勸相公飲一杯。」小霞道：「奴做的菜那能可口，相公不要笑話，只是這裏同家中一樣，相公須要暢飲幾杯。」笑官道：「怎麼姐姐這樣稱呼？」小霞道：「這叫做各言其志。」即斟滿一大杯，雙手遞上。笑官道：「這酒我不敢飲，須要改了稱呼纔好領命。」小霞以目流盼，低低的叫了一聲「哥哥」。笑官欣然飲了，即回敬一杯。小霞道：「妹子量淺，小杯奉陪罷。」此時延年已經躲過，史氏只說照應廚房，也自去了。笑官已有八分酒意，拿著大杯強勸小霞。小霞只得乾了，夾著一箸蒸透的春鴨送過去，又斟上一杯酒，接膝挨肩，殷勤相勸。這笑官又不是本來的道學，見了這花兒一般的人，怎麼不愛？一面的握他纖腕，躡他蓮鉤，漸漸的接臂偎臉，摩乳捫膚，竟丟了酒杯，進房安寢。這一宵歡愛，不過是笑官得些甜頭，小霞吃些痛苦。

次早起來，謝了史氏，說道：「承姨母厚情，當圖報效，只是妹妹還須暫居于此，俟明春娶了溫氏，再稟過父母，然後來迎。」史氏允了。笑官又叫人買了兩個丫頭、一個老媽伺候。一連住了四五夜，方纔回鄉。到放榜之期，又進城歇宿。

那榜發無名，也算是意中之事，不過多吃了幾席解悶酒而已。

直至十月初旬，申公已定行期，萬魁在家拱候，叫笑官進城拜送、敦請，伺候了兩日，方纔起身。那碼頭上官員鹽商等類，都各設公帳錢行；總督巡撫供差，家人持帖候送；關部更獨設一帳，親自餞行。申公各處領情言謝，又與老赫執手叮嚀了一會，直到挨晚，方纔點鼓開船。

笑官一同在船，到花田上岸。這裏燈籠火把轎馬之類，齊齊的擺了一岸。申公同笑官來到蘇家，那萬魁早已穿了公服，在門首迎進，廳中燈綵照耀輝煌。申公請萬魁換了公服，安席坐定。申公道：「屢叨盛賜，渴欲到府申謝，奈為職守所羈。如今不是這裏的官，就可以往來任意，無奈欽限甚迫，有負厚情。」萬魁道：「職荷大人覆載之恩，未能報答于萬一，自分永當結草于來生，再命職子芳銜環于畢世。」申公道：「忝關親誼，這話不無已甚了。令郎天姿誠篤，溫厚和平，可卜將來大器。令婿已擢高魁了，可喜可賀。只是匠山落落不遇，又落孫山，深為扼腕。」萬魁道：「便是李親家一去，音問杳然，職時時掛念，未知可有書信來否？」申公道：「尚未接到。昨聞制臺轅門小錄，知令婿已中十二名經魁，折桂童年，將來正未可量。」廚役上了三湯四割，申公起身告辭，又囑笑官將來便道枉顧，萬魁父子送出大門，人役簇擁而去。

萬魁知道女婿中了，暗暗的喜歡，又定了來年正月替笑官娶親，先行請期禮。到了年底，果然接著江蘇來信，說：「小兒既中之後，定于冬月跟我進京，俟會試之後，再當赴廣行聘完婚。」這合家的歡慰，更不必說。

萬魁打點各家的年禮，命笑官進城，各處算帳、辭年。

笑官依舊施家居住。久離乍會，態有餘妍，小霞囑他：「乘間告訴父親，娶奴回去。你明年娶了蕙妹，奴自然做妾，但不可戀新棄舊，使奴白首無歸。」笑官安慰一番。逐日到各家去辭年、算賬，收下利銀都交蘇興承管。

這日在洋行算賬回來，偶從海關經過，觸著心事，想道：「我聽得延年說，靖海門內天妃宮新來一個異僧，未知怎樣，今日順便去訪他一訪。」便叫轎夫住下，自己同阿青步至天妃廟前，只見圍繞著許多人，觀看那盤膝而坐的和尚：髮垂蓋耳，宛然菩薩低眉；鼻聳遊臂，還像金剛怒目。合著一雙空手，硬骨橫生；赤著兩隻毛腿，紫筋暴露。提籃內，攤幾個不倫不類的丹方；葫蘆中，藏數顆無據無憑的丸藥。雖似西方佛子，還同海島強梁。

笑官分開眾人，高聲喝道：「和尚，你坐在這裏，還是參禪，還是化齋？」那和尚開眼一看，答道：「禪雖不參，卻參透無邊的心事；齋雖不化，也化些有眼的英雄。」笑官見他答得靈異，便道：「弟子雖然肉眼，未知可能借方丈一談否？」

那僧籃中取出一紙，暗暗寫了幾字，付與笑官回去拆看，他依舊坐好。笑官只得回來，在轎中拆看，上寫著：「蘇居士可于今晚至五層樓下候談心事。」笑官大驚，想道：「他如何曉得我姓蘇？這僧有些異樣，不可錯過。」回家到了黃昏，帶了阿青上街，家人只道他對門過夜，再不阻他誰料他到了施家，吩咐眾人：「不必守候，我還有事耽擱。」便同阿青出了倉邊街，望北而行。阿青不知原故，提著燈跟著。走出了街口，笑官叫阿青住了：「我去去就來。」阿青道：「相公，使不得，此刻夜靜更深，一個人到那裏去？還是小的跟去好。相公要訪什麼情人，橫豎小的再不敢學舌的。」笑官道：「胡說！你懂得什麼！只要你在此等候，多隻二更，少則一更，我就來的。」阿青拗他不過，只得由他。

這笑官走到五層樓邊，那和尚已席地坐候。笑官忙拜倒在地，說道：「弟子不知活佛臨凡，有失回避。」那和尚扶起道：「老僧西藏人氏，來此結一善緣，那裏是什麼活佛。」笑官道：「師父若非活佛，何以曉得弟子姓蘇，又知弟子有心事？」和尚道：「這是偶然遊戲，但居士有何疑難，老僧或能解脫。」

吉士道：「真人面前怎說假話！弟子父親無軻被豚，恨之一也；弟子年幼，不善于禦女，失去一妻，恨之二也；貞妾被豪強奪去，恨之三也。師父果能設法搭救，弟子定當頂禮終身。」和尚道：「第二事不難，傾刻可以見效。第三事的對頭，卻是何人？」

笑官道：「師父慈悲為本，諒來不肯害人，弟子切齒之人，關部赫廣大便是。」和尚道：「原來就是此公，我還要化他一分大大的齋糧。要趁汝心，須依我計。」

笑官道：「齋糧弟子盡能措辦，只是計將安出？」和尚道：「也不用什麼大計，居士回去，只要四布謠言，說新到番僧善能祈子，傾刻間傳入關部之耳，就可報命了。」笑官依允。和尚即于囊中取出丸藥三枚，說道：「服之不但為閨房良將，並可卻病駐

顏。尊壞姓名須要說明，此後不必再會。」笑官拜受了，又告訴他小喬姓名，和尚揮之使去。

笑官轉來，已是三更時候。街坊寂靜無人，阿青在街口哀哀的哭。笑官喝住了，跟著同行。到了施家，敲門而入，那小霞還挑燈坐守。笑官要叫丫頭出來燙酒，小霞道：「不必支使他們，這裏有現成的，原是我預備著候你的。你到那裏去了這好一會？」笑官道：「不過算賬罷了。」小霞搬出幾個碟子，兩人接膝飲酒。笑官暗暗將先天丸嚥化入口，覺得氣爽神清，那一股熱氣從喉間降至丹田，直透尾閭，覺腿間岸然自異，即摟住小霞，叫他以手捫弄，小霞以手摸去早吃了一驚，解開看時，較前加倍。小霞細細盤問，笑官一一告訴，囑他不可泄漏機關。又吃了幾杯急酒，解衣就枕。太阿出匣，其鋒可知，慢慢的挨了一回，方覺兩情酣暢。從此，笑官已成偉男，小霞視為尤物，落得夜夜受用。

各處賬目俱已算明，大約洋行、銀店、鹽商的總欠三十萬餘，民間莊戶、佃戶及在城零星押欠共二十餘萬。笑官收了五六萬利銀，交蘇興收貯，又支一千銀子與小霞過年，自己急急回去，將城中買回之物，分派與母親、妹子、姨娘等，家人、丫頭、僕婦俱有賞賜。萬魁見他辦事清楚，十分放心。

臘盡春回，吉期已到，萬魁吩咐將笑官所住的內書房改為新房，將花氏搬出另居。這院子改做外房，添了六個丫頭、四個僕婦伺候，一切鋪墊都已停妥。這溫家的嫁資十分豐厚，爭光耀日，擺有數裏之遙。蘇家叫了幾班戲子、數十名鼓吹，家人一個個新衣新帽，婦女一個個豔抹濃妝，各廳都張著燈綵，鋪著地毯，真是花團錦簇。到了吉日，這迎娶的綵燈花轎，更格外的豔麗輝煌。晚上，新人進門，親友喧鬧，笙歌繚繞，把一個笑官好像抬在雲霧裏一般，接寶迎龍，催妝卻扇。酒闌客散，婿入新房，吩咐眾人退出，親手替蕙若卸去濃妝，笑道：「妹妹久不會面，越發嬌豔了。」一面調笑，一面寬衣就寢，羅襪甫解，貫革維艱，蕙若則丐君徐徐，笑官則憐卿款款，但小行者的金箍棒，終敵不過不老婆婆的玉火鉗，那點點猩紅，早換去霏霏玉屑。日上三竿，新人睡起，那新來的丫頭僕婦，進來磕頭，笑官一一賞過。三朝之後，見過公姑。萬魁因兒子新婚，不忍叫他出門，但新年並未至各家賀節，只得自己進城一走。從來說，謾藏海盜。這萬魁的豪富久已著名，前日迎親，又不該招搖耳目，那鄉間地方，眼孔小的多，何曾見過這樣嫁娶？就有一班從前欠租欠債、吃過萬魁虧的小人，糾合著與盜為夥的汛兵、沿塘的漁戶，伺著萬魁不在，四十餘人明火執仗前來。到了門首，幾個上屋，幾個放火，幾個劈門，吶聲喊擁將進來。家人們睡夢裏醒來，正不知有多少人殺進，各各尋頭躲避。眾盜卻不知庫房係家人經營，在中門外邊，一直擁至上房，殺死了兩個丫頭。這毛氏躲在床後。眾盜擄掠一空，各處尋新人房子。

這笑官正與蕙若取樂一番，交頸睡去。忽聽喊聲大起，情知有變，急起身下床，至天井中一望，火光冲天，喊聲震地，便欲開門出去。蕙若赤著身，一把拖住道：「強盜放火，不過掠取財物，並不想殺人，你這一出去，不是碰到刀頭上去麼？」

快些躲避為是。」笑官道：「那邊復壁之中，可以躲得；只是他若放起一把火來，不是我們活活的燒死？」蕙若道：「他在外邊放火，不過是唬嚇人，到了裏頭，他要照顧自己性命，再不放火的。」正在商議，聽得門外人聲聒耳，慌得兩人穿衣不及，笑官忙扯一件自己的皮套，替他披上，好好的躲在壁中，也照應不來丫頭僕婦。不一時，那班強盜劈門擁進，倒籠翻箱，直到五更纔去。這夫妻兩口，抖做一塊，天明還不敢出來。

那些躲過的家人，天明進來看視，先到上房亂喊，毛氏纔從床底下鑽出，所有房中之物已都拿去。忙擁到笑官房中，只見箱籠也是一空，丫頭們房內卻分毫未動。一個個爬將出來，只不見了少爺少奶奶，翻床倒架，那裏尋得出來。笑官已明知是自己家人，但蕙若身上只披著一件大褂，下體赤條條的，自己也未嘗穿褲，所以不敢做聲。嚇得家人喊道：「不好了，少爺少奶奶都被強盜搶去了！」收拾的收拾，進城報信的報信，忙個不了。

再說萬魁進城，住在舊宅，清早起來洗面，只見蘇興氣喘吁吁的跑進來說道：「老爺，不好了，花田院子被強盜打劫了，大門大廳都燒了！」萬魁這一驚不小，忙問道：「可曾傷人麼？」

蘇興道：「殺了一個蘇伯伯、兩個丫頭，還沒有拐出名字。」

萬魁正在徨痛，又見家人董茂跑來說道：「不好了，家中各房搶劫一空，少爺少奶奶都搶去了！」萬魁一聞此言，霎時昏倒在地。家人們連忙扶到床上，灌進薑湯，萬魁微微蘇醒，只叫得兩聲：「罷了。」，已是嗚呼哀哉。

下回分解。